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十九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沈俣

西河集卷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五

寄閻潛丘古文尚書寃詞書

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准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去夏閩客屬一緘寄丘洗馬至今未達昨著喪禮一書見堯峰文鈔內頗多論辨然無一不誤不止如前

時所示數則急欲奉質不可得因嘆當世果無一善讀書者近鑫吾李塨字恕谷康熙庚午舉人爲李孝慤先生之子其人學有根柢曽游博陵顔習齋門胸不安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証所學固已度越儕輩矣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真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慊偽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巨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証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說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

漢武年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弃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殺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並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裏其底瞭然于人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証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丘并廠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祇有一是茍或所見不謬即當力持其說以爲可定雖自揣

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牴牾啟參差之端秖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丘之學萬萬勝予亦必不敢謂能勝六經大凡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舍其所非曩者先仲氏觀陳宗伯所藏商彝心疑其贋而閟不敢言及撤去客有以千金請值者始自悔其誤而再請觀之然不得矣故先仲氏嘗曰觀古有所失即悔且不及何况不悔今六經之重不止一鼎古文爲二

帝三王之書又不止毛詩左氏公穀周禮儀禮禮記諸經之比向亦惟衛經心切誠恐僞之果足以亂真故任此無何之言而姑且耐之一經指正即悛除不暇此如清君側之奸者其稱兵直前以爲君側有奸耳君側無奸則此兵向君矣而可乎夫聖經無可非而非之誣士也君側無奸而忽指之爲有奸者讒人也爾乃辨之愈明來攻者愈急寧以兵向君而必不敢向讒人寧得罪聖經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間非聖毀經之誣士此則

何解然且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真樹生矣某因削去定論名色而改名寃詞且增四卷爲八卷而再加考訂如孔疏之誣指鄭註二十三篇爲孔書二十三篇漆書二十四篇爲張霸二十四篇則當更校其篇數明儒謂安國之卒先于太初孔氏獻書不及巫蠱則當更考其年月賈逵馬融援僞學以冒孔學則授受當更清衛宏許慎據僞古文以亂真古文則字畫當更核然不曰釋寃而曰寃詞以不敢

釋也吾第列其宂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宂
而必欲宂之宂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拙
著并喪禮十卷統呈掌記外定論原敘數頁一併奉覽
竊謂潛丘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
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庳隘宂
詞無定潛丘定之何如何如某頓首

答章宗之問東西房書

接問知于東西房有蓄疑處僕病後全無記憶居平所

識書欲舉似一句不得又必不能就所按繙閱據禮註
鄭氏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則有東房無西房
此不見經文原是謬註而黄梨洲主其説謂士冠禮冠
者于牖西拜賔而賔即于西序答拜惟無西房故西序
與牖西近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相距遠難交拜
矣又昏禮醴婦贊者于西階上北面拜送而婦于牖間
席西東面拜受惟無西房故階得與牖西相當不礙授
受有西房則西階在西房之下婦與贊背面難禮接矣

推其説則竟以牖間之西西序之東為西房將廟寢三間而以楹西之右一間當之此非無西房直無西廟寢謬之謬矣顧廟制無明文可據但就其所云冠禮推之似東西房在廟寢三間之外别附一間即爾雅所云有東西廂曰廟者其近北一半名曰夾室近南一半即謂之房如冠禮將冠先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此東房也何也以冠子于阼在東階上也然而曰西墉則房西有墻矣此一墻與寢堂間隔即爾雅所云東西墻謂之序者

其在墻西謂之東序在墻東謂之西墉是東序在戶東而東房則又在東序之東西序在牖西而西房則又在西序之西與梨洲所言正反也故尚書顧命位次有在牖間南面者此王朝位也在東序西面則養老燕饗之位也西序東面則聽政位也乃别有一坐在西夾南面爲親屬私宴之位則正是西房以其夾一墻故謂之夾以其有夾故親屬私宴得以掩蔽向使如梨洲所言在西序東則與牖間南面一位兩坐並抗既非儀法且殿

堂何地其可以親昵燕私之乎是以下文有肩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語孔氏謂西坐夾東薦只此一間而北夾之坐居于正中則南房所列當在東墉此猶之冠者居東房之中而冠服所陳當在西墉可對証也但予謂大夫士亦有西房與梨洲所言又反者以喪禮推之按初喪襲斂奉尸俠于堂則男位尸東女位尸西至殯于西階則大夫緆地士埋土皆依西墻爲柩堂西無地矣故男主位在殯東而女主則不得不入于西房南面

拜客所謂不下堂者惟君夫人與女賓之尊行者至夫然後下堂而拜于階下此則大夫士廟制明有西房之經証也况所証必不止此也

又答章宗之問吉祭未配書

據問士喪禮吉祭猶未配語按此是禫月易纖服時倘遇烝嘗禘吉祭則但以新主入祖廟附食而不以妣配此極明了甬東萬季野謂未配者不以新主配食祖廟非妣不配考也此是臆說故嘗以問黄梨洲不謂梨洲

竟是之且云新主雖在廟不以配食是主客言禮皆以配妣作配食解恐太疎矣從來禮文配字祗訓陪對並無訓作附食者家語郊祀其祖以配天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喪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皆陪對之義故祖妣稱配以配與妃通周語註所云配者配先君也此與雜記男子附王父則配女子附王母則不配釋義俱同若附食名祔所云合食于祖者並不稱配故此當吉祭尚未配妣若是配食則卒哭而祔在三月之後即已附祭豈有二

十七月而禫而猶未祔者若云新主雖在廟仍未配食則葬後祔廟正爲此廟食耳在廟三年而曽不得食餒也若何

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說古文尚書寃詞書

數辱垂訊連接四短札覺心地傝伏入夏來煩紆頃刻都息生平喜聽人論學至紙上有考辯尤劇聳動老年不能會心目入反不若耳受之快然大致了了舊說太極圖但據一時所見便爾草草如紀顧諸名言皆超雋

有餘趣自懈脫漏不能遍舉且有要領俱失處不止于此明知是圖本于二氏然僅僅以希夷壽涯當之昨見黃山中洲和尚有太極本于禪宗說其所為太極圖即唐僧圭峰之十重圖也中三輪◎為河梨耶識左行為⊙為覺即圖之左☾右行為●為不覺即圖之右☽此在陳摶授圖之前已行世者是摶所為圖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禪源詮集而總出于參同契是真贓實據鑿鑿要領令弟知真元品而不知禪源詮集是

舉禝失𥜥究竟脫漏從來讀書原不能盡且又以二氏忽之此即非真學問人況既論此事而于此事反有闕豈可耶若根字則過于推求竟忘孟子有根心之文捕蟬彈雀指出甚快但行世已久不能改矣至若古文尚書之究則凡能救正即是聖人之徒況直窮隋志抉致誤之由尤得要領即所示志文屬讀正闡發苦心何容置喙但僕舊所讀正亦未嘗差誤者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梅賾始上孔
傳云云初亦疑以並亡伏生傳作句既而思歐陽二夏
侯尚書並無伏生傳在内不得云亡伏生傳且伏生傳
即今尚書大傳也在永嘉亂時並不曾亡又不得云所
亡者是伏生之傳葢歐陽尚書出于歐陽高爲伏生弟
子和伯之孫自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説義二篇
大小夏侯尚書則一是夏侯勝爲張生所傳夏侯都尉
之族子一是夏侯建即勝從兄子從勝學者大小各有

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合五十八卷兼有大小夏侯解故即訓詁二十九篇是兩家俱自有傳其所以兩書並名者以武帝時先立歐陽尚書于學官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而分作兩官故並名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其云並亡以永嘉之亂兩書並亡也志所云今無有傳者是也若伏生大傳原不曾有章句訓詁如歐陽夏侯等其言反怪誕惟劉向父子所作五行傳是伏生本法而向歆襲之然又與經文乖戾不可作尚書之傳故梅氏

以孔傳上之如此屬讀則始于劉向父子一段方有著落至于並亡作句恐疑涉今文之亡則明云歐陽夏侯之尚書學者留意自知之不足慮也僕從來說經極其審慎必多所考據並不執一以難一故謬處差少但限于方幅不能博設必俟質難始出之故凡高明指摘幸乘僕生前有口時尚可商量一當死後則衆射之的誰能辨之况古文之冤尤口衆者耶至洛誥命公後文則公羊封魯一段僕廣聽錄已載之何日面受率復不備

與馮山公論論孟書

每發緘示必益我未備老年終日向暗處行何幸有道不惜借四壁餘光時相照映祇恨彼此異處良對少耳昨有客過寄亭劇言海内無讀書人幸研攻八比惟論孟未荒落餘茫然矣予謂論孟亦何易明白客俯首咄咄似有不肯其語者然亦不送難竟去因憶往冬大病時通夜不寐雞唱後呼兄孫論孟子禹之聲章曷云以追蠡曰以用之者多也然則曷云城門之軌非兩馬之

力曰以用之者久也予謂以城門一軌而當經涂衆軌之用正用之者多而曰久何也遂不能答今年春陳緘菴編修家以毋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有問公行子有子之喪喪子耶抑喪親耶衆俱未應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以然友反命始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予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

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喈喈曰至于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既而過倪魯玉中翰觀其所著神州古史考載泰山明堂甚析予曰泰山明堂可解乎以爲巡狩耶則東廵燔柴不事五室且他岳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鎬京共主必每月東幸以聽政于十二堂謬矣謬矣魯玉亦唯唯後又至其所說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

有賜于士孟子直稱陽貨為大夫孔子為士而集註又從之不置一辨時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温為帝而謂之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彼方納陂玉之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況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觀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亦非苟為依違肯無端而拜其門者乃夫子亦竟以大夫禮事貨

而孟子則直據其禮而明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最後有問予三家之堂者予弟出大小宗通繹示之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者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爲仲慶父爲叔牙爲季友也兩祖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

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無此理且兩祖之死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究竟何解若其餘無解之語櫛比皆是予弟就其已質者重質左右嘗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

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夫子本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

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且此中自有一定意旨試以是兩章合之兩論二十篇與孟子與大學中庸一一比觀其爲學輕重定有明証不于此之求而聖賢意旨但以不求甚解四字置之可乎凡此諸條皆淺近道理在童子學堂挾兎園册時都皆知得而老老大大反不能了况大易春秋迷山霧海自兩漢迄今歷二千餘年皆臆猜卜度如説夢話何時得白即僕在門者不乏名下每恐老死欲擇一二可傳喪祭二禮并五聲

六律者而必不可得嗟乎已矣因于裁復之餘附及璞璞以爲眞讀書人當亦必有念及者何如不具

與朱鹿田孝廉論論孟書

向以論孟數條索馮山公解去遲久未答即以其說間語所識亦多不能了故僕解六經謂自漢迄今從來誤解者十居其九自漢迄今從來不解者十居其一但彼亦不自知其不解也及偶一提醒輒目釘口塞數日不能答即一論孟而治八比者仍在夢夢則八比何用矣

昨座客謂三家之堂不是一個廟是各一個廟說見前篇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異廟者此無據也同廟則戍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于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于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若慶父之子公孫敖者則又得罪奔莒請歸請葬尚不許豈許專廟倘又降此則將以天子禮祀孟獻子莊子誣罔極矣若謂

魯先君不行三年喪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說見前篇此本高頭講章之言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訊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晉叔向譏昭公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若樊遲請學稼即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輩亦驚顧無一言此實不可解者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眞欲霑體塗足作農

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璞屑則當啓之以大經大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疊嘆一似遅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至于如是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至子使漆雕開仕則但云可以仕夫可以仕則必如雍也可使南面明下可字豈有可仕而記者妄云子使仕者是使求仕也求仕不可也至若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則無違正對孝字即論

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乎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則無違于理理不是禮然字音相同又不得曰前所言是條理之理今所言是禮樂之禮究竟無違二字在爾時作何口語作何解說至于宗國魯先君謂宗聖人之國聖人指誰誰宗之宗周公耶抑宗孔子耶若城門之軌兩馬之力則車多四馬所云乘馬也乃欲張大其力而反減二馬何解凡此數條請一一告我候命不俟

復與朱鹿田孝廉論論孟書

接札驚躍所訊甫一昔而論孟六條捷應如響此在名下有學者每遲遲未復復亦不必得而一昔了然少年既夙悟又且多學此天生異才使千聖絶學于斯大顯北有李恕谷南有朱鹿田德不孤矣昨貽札後客有投予考文者其中有兩考題不能解一是縣季考題冉有與之粟五秉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設教闕門並無公廪安得有宰財用之人可强請支給且可任意出入

者以為冉子私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冉子未仕已自富于周公無是理矣且冉子不得私與粟也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不得多衒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周急繼富一節為可議也此非夫子之書也一是新學使考題秋陽以暴之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行誼分清濁別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為不屑不潔

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為物污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正同仍是高潔意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予因大爲憤懣更從架上别覓時所投考文則更有可駭嘆者如有父兄在題據問聞斯

行諸則必是義理矣何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皆從義理解也且必是可行不待審別者矣何則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禀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曽晳仲弓聞不欲勿施必請之騂剛之所生此是笑話乃講師不通謂父兄長老之稱則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行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主也又有夫子爲衛君乎豈

有聖人助拒父者解者曰衛人助公輒故疑夫子亦助之夫君民相助理所應有夫子非是也且衛人助君與夫子助衛君當必有實跡有實據非可泛然讀過使撇却也至于雖周亦助與盡徹乎諸題則在僕亦踟躕不得決集註初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爲徹法既又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徹法此于徹法原不曾有定說乃又加之以雨公及私一詩在通力計畝並無公私而在都鄙用助則助在徹中此正是徹法安得又有雖周亦

助之解此非夢書乎若年饑盍徹是以庶士而受國君之下詢此老實經濟足則真足與則真與反覆急决本明白救饑之法而解者以君民一體混塞之則儒者真廢物矣凡此皆藉即爲剖發無所隱晦即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者黍炙者吾炙凡兩可仁義兩可内外者亦須一爲斷定葢八比遵功令必須照集註敷衍此大不得已之事故偶以考文訊及謂八比有礙經學經學並不礙八比今且解經而已又别有訊者論語兩子畏于匡

從不知在何地即漢宋儒者皆不能註間嘗與學者論
及亦一鬨而散或謂是宋地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如
宋游匡遇匡人之難或謂是衛地史記夫子去衛將適
陳然尚未出境故使從者爲甯氏臣于衛以解此難以
匡衛邑也或謂是魯地魯原有匡邑舊稱句須爲匡宰
者家語陽貨曾暴匡而子貌類虎故見圍則魯地矣不
然虎與衛風馬不及何由得暴然則在衛固可疑而在
魯則又與去衛過匡去匡過蒲蹤跡不合若在宋則直

以桓魋之難誤匡人矣是夫子一遘難所在尚不能曉何可併及

答李恕谷問琴絃正變書

來問琴七絃舊作五聲與少宮少商不及二變然亦有二六爲變宮徵者則以一絃爲宫二絃即變宫五絃爲徵六絃即變徵因以五小間作五清四大間作四清亦無不可第五聲合二變當有二戾聲故謂之變今七絃調和無戾聲也且其所爲調和者則先以四五大小間

安排七聲夫清聲爲正聲之應必先有正而後有清今七聲藉大小間而調則大小間爲七聲之所自來而謂大小間是七聲之應似乎難通況正清四清皆有限數今以七六五四三作正聲者爲五小間七六五四作正聲者爲四小間然亦有一二三四五正聲爲五小間一二三四正聲爲四小間者則七絃內外皆可相應誰正誰清此恐非四五所得限矣故舊有七絃爲七律十三徽爲十二律之說皆按之不合不如任其自然隨聲正

變爲得當蓋絲屬人聲不可爲準古伶倫伐竹定聲必以管爲之故十二管即是十二律他器皆無有也曾在福州平遠臺飲次有清客善彈使之倚聲遂以明代郊祀樂郊壇酹酒獻重玄句用南音法曲彈之其人信手散彈四四五三七四三便已成句使彈北曲新水令即須用左手作按捺聲矣然則七絃正聲原無七音稍矯强便不是耳

答施愚山侍講問公山弗擾書

接問佛肸公山二事不得確據佛肸雖見史記然亦只就論語申言之若公山弗擾則與春秋傳全不合即家語史記俱多牴牾此原是一疑案故前儒亦有謂此是瑯琊膠東所受齊論而雜入之魯論中者然宋洪氏又祇以季氏十四章作齊論而陽貨篇不之及僕嘗與先仲兄校論深嘆孔安國舊註極其斟酌而朱氏襲其文祇改得一句便是不安今足下欲依史記而又疑朱註共執桓子四字謂從史記致誤則兩失之矣朱註此四

字不襲史記者孔註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名孔子朱氏全襲其文而改而名孔子四字爲據邑以畔不知共執桓子四字雖可疑而尚有解至據邑以畔則無可解者考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並無公山不狃共事然尚可解者以虎之囚桓子爲逐仲梁氏而仲梁之見逐實公山氏使之則囚桓逐懷皆公山氏所爲左氏作傳全得晉楚二策書而于魯策書反失全册故一往多

混詞此混詞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時經
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
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
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
有名夫子與子路不悦之事此真夢語也故孔安國但
據定五年執桓子事在夫子未仕以前其于以費畔則
不過以費宰畔而不必據邑葢既執桓子則共事亦畔
共謀亦畔不必據邑始是畔也惟不據邑故一釋桓子

便可挾公同盟陽虎公山皆得仍居故位以俟再舉若是據邑則一敗而即當出奔焉有五年至十二年相距七載尚得安然在費者是改此四字不惟經乖抑且事舛論語與春秋傳諸書皆棼然也至若謂史記可據則更不然史記以定八年蒲圃謀弑誤作定五年囚季之役云執桓子而桓子詐之得脫已是悖謬乃竟造一畔費事在陽虎奔齊歸寶玉大弓之後則與五年之囚季八年之順祀十二年之墮費並相牴牾且此時爲定九

年而十年之夏夫子已作司寇即有會夾谷之事然且十年以前先爲中都宰一年而後由司空而進司寇則在定九年夫子已仕魯而猶名夫子謬又謬矣凡此皆就夙所見而附復若此至考靖難事及傳稿較正另俟陪乘再請未備不又

復陸雅坪編修問降一等書

連以乞疾減面致同館不諒競傳予于鄉黨篇有異義而其言不實每思洒暴不可得今幸明問辱及正可藉

此一句審察惟恐簡幅不足因取他紙䌓續以憑曲鑒

日與高遺山從

中左歸遺山對

殿陛謂禮文階級次第當從上數下上是一下是盡鄉

黨降一等註曰等者階之級也當曰一等階之第一級

也沒階註曰沒盡也當曰沒階階之盡等也此在前儒

禮註原有之謂士冠禮受冠法一加降一等三加降三

等以至于地皆自上數下因以爲言殊不知此非定限

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然後升公食大夫禮授食者升一等而後賓降等而受之則又皆從下數上觀士冠禮再加降二等時亦有云授冠者升一等則降是一等升亦是一等大抵下階則上一上階則下一無常稱也盡階亦然自上而降則在地為盡論語没階是也若自下而升則在堂為盡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受爵是也特予謂降階一等是殿陛相接尊卑相禪中外相通一大儀位故論語于降階處著此位次

其言頗不謬而聞者笑之且有展轉傳問必以盡等進言詞陳詰譏爲大非禮者夫躐階邋級與堂上人通呼吸已屬怪事而况限之在降階一等之地此非至愚亦必不信而不謂禮文則實有此甞讀鄉射禮卒射則釋獲代相必升階盡等不上堂而告于一等之間初亦疑之以爲相距止一級何難登堂而搶呼階次以取倍戾既而讀既夕禮啓期則祝者亦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又既而讀曾子問告世子生聘禮君薨告使者歸無不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是降等之地直進告之位愚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賢之心然且更有異者史記世家載夫子夾谷之會是時在壇坫不在殿陛也乃當齊人奏夷樂時夫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其後奏宮中之樂夫子又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是豈司寇官卑不敢上堂耶抑亦兩君在階閒進告者必竚此耶然則門屏階等各有儀位論語之記一出一入正復于此地著一位次與入門過位升堂復位標作五次非

汎汎升降可比此非略知禮意者必不能爲此言而愚山其年亦復以此爲齟齬真不解也若夫行禮儀位則冠禮之降一等而受冠燕禮之降一等而行酧大射禮之降一等而滕爵公食禮之降一等而辭幣授錦喪大記之降一等而受汲受瀋祇此尺級間而行禮要會必集于此所謂說禮到是處反似非禮此須藉小暇口謂更悉若等級之辨則諸侯之堂七尺一尺便是一等其階七等此不佚通經人俱得知者設有異趣幸更裁示

勿吝

西河集卷十八

西河集卷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六

答蘭溪唐廣文翼修書

闊問雖日久然猶在浙河首尾每思覔蹤跡不可得舊夏貴鄉李紫翔金澤公來亟詢近狀又以異縣不甚悉但先生年尚富學問無盡境其崦嵫之歲又三經大病

癸未冬感寒幾死昨秋又伏熱幾死今則寒暖交煎目不辨黑白心數不能記一二居然一廢人矣惟懼首丘無地急還蕭山洗藥城東舊廬者已及半年乃遠荷書問且貽我多物四顧貽腭瀫溪名紙足佐我染板已大費功力況復載酒載肉使老病乞筯爲之失措且憖且感先生著書等身向俱賜讀過今從鐫板通讀尤爲起敬每所諄諄皆身心切要之學子弟效法足以厚家天下人效法足以厚世向謂聖道不沬賴寶婺多儒者今

益信矣第以先生之學加之躬行某方撫楷之不足幸生平奉教尚非偶合德之不孤全藉相長而左右謙抑太過稱謂乖錯使人難任豈以某不能捧摯故逆施耶夫以如是聞人在身後所許與當代何異王虎文一傳已足媲世顧以某之知愛乘此餘齒自必附一言以藉綴翼末衹恐

翠華將臨刻下正西渡謀所以迎

駕之法其報命之日則未可預定耳外蒙垂問廟制二

則諸侯五廟分昭穆每廟不知是二層各三間否某按
七廟五廟三廟二廟其外皆有繚垣環之所謂都宮也
其中則每廟又各環以墉所謂宮墻也但門雖連墉亦
稱門墉而自門而堂而室必列三層非二層也門止三
間而堂與室必五間自兩楹東西階外又有東西房兩
間一名東西夾與兩階之堂各隔一墻謂之東西序序
者墻也室制亦然禮所云藏主西壁與尊于東房者皆
室傍二夾爲之是每廟之門皆止三間而堂室必五間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有東房而無西房此屬異義不足據也至又問大夫三廟不分昭穆則三層一直貫下矣但不知每層是一間是三間則大夫士廟皆分昭穆其向論廟制謂別子三廟但有祖廟而無昭穆者非謂不分昭穆也謂有昭穆而無昭穆之主以實其中也葢大夫三廟有二等一是父祖合太祖爲三廟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此是別子爲大夫一等葢別子是諸侯嫡弟之長者分爲大宗

其初立三廟止得立其父一廟名太祖廟亦名宗子所出廟而祖與曽不與焉禮云大夫不敢祖諸侯焉得有祖曽二廟上凟先公是必虚昭穆以俟後之身入之如季友是魯桓别子則身爲宗卿但立桓廟而昭穆虚主至季文子爲宗卿然後以季友入穆廟武子爲宗卿然後以文子入穆廟季友入昭廟而其既則以次祧入太廟共祭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曰立廟之始無昭穆焉若凡爲大夫則不立太廟但列父祖曽而三如夫子爲

大夫則鄉邑大夫以上惟防叔伯夏合作三廟此如祭法所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者此又是一等然三廟則一中一昭一穆二廟則一昭一穆無一直貫下者即漢後同堂異室亦横貫非直貫也若一間三間則頃已明言矣此禮頗煩瑣不能備舉容續寄以𨗯其說小兒家姪原通籍仁和此是先生舊學師門下而反辱貽問且小兒館杭州家姪在京不惟無報將兼之候答惶悚極矣統俟將來彚復耳拙著經集四函

藉使呈教諸侯另寄不盡不盡

答李恕谷問笙詩并樂節書

閱歲不達問日濵于死接書殭視雖瞠目亦爲目汁所掩一則自悲老去一則何昜接此口語因隨所來訊略盡欲答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詩耶抑亦别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

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葢笙與箾與籥與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其歌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宫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俱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

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經無明文則漢後歌工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飲射一禮或四工則兩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

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註經之儒于此不曉宜乎六樂一經歷萬古如長夜也但世

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至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序大饗之九

節以獻賓樂作爲一節賓酢樂作爲二節升堂歌清廟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爲四節至籥序興謂以籥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薦俎而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采齊七節賓出以雍徹以振鷺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况燕禮有無算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算數即燕饗一禮且然至于祭祀之徹饌送尸其歌雍歌夏皆在舞後更無論也若琴色七絃分正清向末即答以病不及也嗣後即有答書而又不能寄今見來書所錄

備正清之説于七條十三刋之中雖與僕説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所謂汎濫言之而五六皆見斯已耳舊答書并寄餘來録俟稍健細檢以復不具

答張鶴門論九宫書

昨説九宫法不能罄析蒙并示陳君藴先所詢札覺有未盡然者據云世所傳九宫之法葢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數而依次遞數以一居一二居二三居三四居四九宫皆各居本數者考張衡九宫法曰太一天神下

行八卦一行坎一原居正北也二行坤二原居西南也三行震三原居正東四行巽四原居東南也由此而中宮而乾而兌而艮而離皆依八卦方位順次數去則于位于數仍未曾解世亦知位與數何自始乎易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大衍之數也乃演其數者則曰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此正數也然有生必有成有四正必有四維于是地六成

水于西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東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西北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南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央與天五并而五生五成四正四維之位數定焉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此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位也然則位之必倚數明矣乃繫于說卦則直曰坎者北方之卦也離者南方之卦也震東方也兊正秋西方也乾西北巽東南也艮者西北也坤者致養謂南方長養萬物致盡則轉南而西爲西南也則是坎

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實以位倚數以卦倚位確不可易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位者位此數合者即合此數也今以坤爲二而曰二行坤謂之二居二四爲巽而曰四行巽謂之四居四推之而乾兌艮離皆依八卦以順數則以離二兌四巽七坤九之定數忽改作離九兌七巽四坤二其于大易大衍本來位數俱差錯矣試問以離爲九可云地二生火乎以兌爲七可云地四生金乎以巽爲四不得云天七成火以坤爲

二不得云天九成金况六爲老隂而乾反居六九爲老陽而坤反居九以是爲乾坤互成隂陽交濟之數所謂相得有合實本諸此而乃曰坤數居二離數居九則乾交老陽離互老隂易卦之九六不是乾坤而是乾離其于八卦已大亂何况九宫所以相地諸師每造海角經以誤人世而世卒未之悟也然且曰以一始以九終始于中男終于中女縱横交互皆成十五之數夫始于坎終于離當是以一始以二終以天生始以地生終以中

男始以中女終竝無以一始以九終之言此固易緯九宮所未有也至于縱横交互皆成十五則以九宮改位配之原數方是十五若以八卦配原數則毋論其他即在南一重中離二數左坤九數右巽七數共成十八焉得成十五乎且九宮不始張衡傳也自黄帝創九宮法而周公取其法以作明堂此在大戴感德篇早已有九字之訣傳于西漢至東京崇尚緯學于是有乾鑿度坤鑿度乾坤鑿度三書相傳爲鄭玄注者中有太乙下九

宮法爲張衡所本又有風角九宮爲靈樞八風所占驗者則世竝不傳此從舊註大戴禮鄭註乾鑿度一考而即得者若云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則圖屬八卦書屬九宮截然兩分竝不相爲體用乃又云洛書衹于後天八卦中加一五數則八卦原無先後天之說藉有之亦但減十數竝不加五數何則以河圖八卦有地十洛書九宮無地十河圖數五十有五洛書數四十有五直減十數而以爲加五則于陳邵所傳僞河圖僞洛書之數尚

未考見而欲定卦數不可也若云先天後天卦外別無坤南巽西兑東南離西南之卦則此是九宫非八卦也九宫是九宫八卦是八卦豈有既改九宫而仍以八卦行之了無分别者如此則但稱八卦足矣何云九宫乎豈行九宫法者但呼坎作白呼離作赤便足分别宫卦乎古人造一法必有一理八卦之四正四維無不相尅故周公造明堂九室定爲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數改巽離坤兑爲兑坤離巽而四正四維無不相生如八

卦南北水坎火離東西金兌木震東南西北水乾火巽西南東北金坤木艮皆彼我相尅而明堂祇改四卦而南北金坤水坎東西木震火巽東南西北金兌水乾西南東北木艮火離皆彼我相生此正天地數位相得有合之轉變與八卦全反而欲以八卦核九宫此方枘而圜鑿也至又云隂陽家稱坎山離向者忽改而爲坎山坤向稱震山兑向者忽改而爲震山巽向不無驚駭而去之則地師相地祇當以八卦方位一準舊說斷不宜

以九宮之說略涵其間蓋歷本所載紫白皆近世荒唐之言非舊法也必欲兼行其說則倘相陽居或遇三楹三重如九室者或可以九宮法核之倘相墓域意者坎山離向其離來所對有似金形則坤向可相生矣震山兌向其兌來所對有似火形則巽向可還生矣相地固荒唐且斷不宜用九宮而杜撰求全或出諸此要之九宮八卦原不竝用況紫白尤九宮法之邪說古無是也請以是質之知者或不謬也

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前論陳子禽集註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弟子其或曰一說無據王草堂作集註補直謂二千餘年竝無言陳子禽在端木門者此朱子臆說也時閩中張孝廉在坐便云朱子未必是造說特引據稍鹵莽耳予曰何曰嘗考註疏引鄭康成註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纔一見去恰似陳亢也子貢弟子七字連屬而遺却姓端木名賜五字故如此予深服孝廉

善讀書有識而坐客不然謂從來讀書人豈有此讀法

予曰漢書地理志云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

所出東入海而晉劉道真作錢唐志誤云西部都尉治

武林山亦是纔一見去似武林山三字與西部都尉治

五字連屬而遺却武林水所出以下八字至今顧夷吾

酈道元輩皆謂錢唐舊治在武林山即今所稱靈隱寺

山者此千古笑話客未聞耶各眙瞬而罷今來訊及此

且以淮安閻氏作毛朱詩說爲疑此正可與前說鹵莽

相發明者朱子稱國風爲淫風亦是悮讀論語鄭聲淫爲鄭詩淫詩實不淫也亦悮放鄭聲爲放鄭詩夫子三百篇並不曾放鄭詩也而後儒王柏曰不然鄭詩實淫朱子實放鄭詩夫子三百篇已燬于秦火久矣今行世三百篇是漢儒所僞造者實是閭巷浮薄之詩是淫詩而世不曉也其說已載于宋史儒林傳而究竟無據明儒程敏政乃攺漢書劉歆傳以附會其說劉歆傳云孝文帝時詩始萌芽凡諸家傳說皆立學官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而敏政云孝文時詩始萌芽至孝武時頗有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三百篇明明是漢儒僞造而淮安閻氏則又引敏政此語著爲毛朱詩說一卷公然雕刻以行世實不知程閻二君于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十五字果頑鈍失心衹讀得三字而不見十二字耶抑亦效前儒鹵莽剽裂竄取但割此

三字而他文可不顧也況爲雅爲頌是髙叟爲詩伯魚爲周南召南之爲本説詩非作詩也且朱子亦不敢稱淫雅頌也儒者强解格物爲格致事物之理而實不能格反毀斥六經改竄典籍其鹵莽習氣亦有駴人聽聞者朱子闢大禹謨以後五十九篇爲僞尚書未有據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者出伏生屋壁而先上之者也至孝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以擴其居然後古文尚書百篇出孔子壁中其時孝武皇帝敕孔子之孫安國作尚

書傳而巫蠱事發其傳不曾上而罷至東晉時經永嘉之亂前此伏生之徒歐陽夏侯凡為傳註者其書皆亡而古今尚書經文獨存于東晉祕府間故豫章内史梅賾得安國之註而上之此上孔傳非上尚書也乃隋書經籍志明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豫章内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而朱子又鹵莽讀去謂東晉梅賾始得上古文尚書必是偽作竟忘却安國之傳四字以致吳澄趙孟頫輩竟斥為偽尚書

將五帝三王舊文删之廢之凡六七百年其禍烈至今
未已然且附會之徒各相沿以攺襲舊文爲故事吳澄
遵朱說直廢古文尚書但錄今文二十九篇名曰尚書
纂言據其說謂漢書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是今
文古經十六卷是古文是班固原斥古文爲經而以今
文爲尚書古文不曾名尚書也歸有光作尚書考異序
亦引志文詆古文爲晚近雜亂之書而萬歷巳丑會試
主考許國王弘誨以僞尚書策舉人而焦竑對策遂陽

陽引據志文請删去僞尚書一十六卷而主者快之竟以此冠會試本房薦殿試第一勒其文以爲法式今考藝文志則稱古文是尚書今文是經與吳歸焦三君所引據正相顛倒則此三君者亦各具心腑各有面目豈一齊俱喪心瞎眼一樣顛倒即欲附會朱子或不憚毀斥先聖先賢之書以自坐誕罔然倸無一人讀漢書者而乃一誤再誤致六七百年間祇曉儒説極溥天之下朝野官民竝無一讀書人設科取士録文布式皆天昏

地黑彼我顛狂致于如此此非細故也此下缺二十三字故來訊據草堂所論謂集註于浩生不害認作告子此緣誤讀趙岐註告子名不害語然趙註于浩生不害明云浩生複姓名不害則顯屬兩人澹臺子羽非顔子羽也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悮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曾西是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子西是鄭公孫夏不是楚令尹子申虞仲是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仲不是仲雍孟之反是春秋孟之側不是莊子

孟子反蘧伯玉不對放弑之謀是甯殖之子甯喜不是甯殖公子糾是兄不是弟小白是弟不是兄左丘明是魯太史不是古之聞人公叔文子是公叔發不是公孫枝接輿與孔子下爲文不是人名孟施舍姓孟施不姓孟太宰或吳或陳不是或宋政逮四世是文武平桓不是武悼平桓曹交姓曹名交不是曹君之弟太師摯即太師疵不是師摯南宮敬叔是孟懿子之弟故稱叔不是懿子之兄南容是南宮适即南宮縚不是仲孫閱南

宫敬叔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足下有家學且善讀書能俯訊及此此亦不孤有隣之一証諸有未備統俟過寓更悉不具

與沈思齋進士論薄后稱側室書

據鄭丹書致仁和謝明府札謂嫡庶之嚴苐嚴于封建之世以世國世官防篡竊也今有何立及有何襲替而尊嫡賤庶婦等傅婢子比廝養澆風薄俗悖禮孰甚此一説原倡自僕而丹書發明之然僕三輩皆嫡出不過

論此以救世非有私也足下既疑其言又不能據一典禮以駁正之祇引漢文致南粤王書謂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其爲名義一何凜凜僕甞謂經學不明不可論史生平最恨宋儒史斷與聖經大悖急欲通論二十一史而時不我與將就木矣即此一語在數千年來誰不嘖嘖僕獨惡其喪心病狂悖義害禮之甚夫薄姬入魏豹宫轉輸織室其爲微賤誰不知之但以名義論則此時是毋后爲高帝皇后史稱迎皇太后于代是也夫既

稱皇太后則雖告天地祖宗亦如此稱觀其後光武中興設郊壇洛陽以高帝配天薄后配地直稱高皇帝后其爲名義凛凛如此乃以所生之子作繼世皇帝告一反側畔亂之蠻夷君長而造此襪稱褻天地薄宗廟斥嫚尊親虧辱國體爲天下臣民所恥笑而舉世嘖嘖何也曰不讀書也春秋十二公八爲庶子然而其母薨葬夫子必稱曰夫人曰小君人苟讀書此即名義矣且天下與母孰重瞽瞍殺人身惟國法舜寧棄天下必不使

以絲毫辱親令薄后無罪皇帝賜書不過一畔夷冠邊已耳其于天下不必棄也縱使此語一出南徼盡平蠻夷君長竝繫頸而致之闕下吾猶不以彼易此況區區尉佗謬去帝號而仍稱于國跋扈如故何苦爲此況薄后之崩在景帝二年景帝帥天下臣民行三年喪亦以春秋僖母成風薨于魯宣之四年夫子書喪葬服喪與嫡子嫡孫無異故儒臣據經而行此禮歷見之晉儒何澄徐廣之議是茍讀書識名義則薄后本事亦尚有引

據不能盡者足下好論史或亦于此一諦觀可耳

西河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沈俣

西河集卷二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七

復蔣杜陵書

惠寄三札前後收到究陵陽羨兩君亦竝致意去因酬應稍煩懭悅度日友朋之懐徒抱胸次今則史館稠雜除直外日就有書家懐餅就抄又無力倩書史代

勞東塗西竊每分傳一人必幾許掇拾幾許考覈而後乃運斤削墨僥倖成文其處此亦苦矣又况衣食之累較之貧旅且十倍艱難者耶今同館諸公分爲五班自洪武至正德作五截鬮分某班秖分得弘正兩朝紀傳而志表則均未及焉某于兩朝中又分得后妃六篇名臣二十五篇雜傳一篇合三十篇既又以盜賊土司后妃三大傳謬相推許統屬某起草在鬮分之外雖此中尚有書可查然訛外極多從前已刻如吾學史料諸編

比之大海一漚百不十具他若通紀定紀法傳從信種
種則又純涉虛假全不足憑是以是非易决真僞難審
此在弘正以前尚然况嘉隆以還則將何所依據也客
冬曾托董無菴彚徵越中諸先賢誌傳而竝不見寄足
下雖寓公而居越最久越中聲氣皆願與杜陵呼噏凡
諸賢後人無不在杜陵齒遇之末今專以相託嘉隆後
八邑名賢祈統爲彚徵寄某使某得專任厥郡列傳其
中是非真偽不妨杜陵指定相寄則一郡一賢皆杜陵

所表章也朱少師傳在陳大樽集中尚有實事可録但稍煩蕪耳至吳大司馬三世則不見狀誌彚者其曾孫雲章曾示一傳是孫承宗作不善碑版了無可紀今并此傳亦無有矣且錦衣再襲最饒名蹟曾見莊烈皇帝有親筆東司房敕而元素先生有救給諫姜埰及舉人祝淵諸大節俱怳惚不明白或向其從子伯憩抄一事實伯憩不作字即此附囑若倪文正祁忠敏諸公則足下曾作傳其稿本必具幸悉緘示他不能指名悉藉搜

討其獨于吳司馬公諄諄者以伯憩與杜陵晨夕易面及也及湯太守篤齋公開三江閘事呂望如進士曾寄湯神傳一本荒唐之極太守雖祀越趨蹌禱賽然亦祭法功德之祀而男婦感之乃僅誇神異而于山川阬塞興築利弊諸領要全不一及曾記金華浦陽江爲禹貢三江之一其下流由山陰西南入界東注錢清江而北入于海越故稱澤國又號暵壤衆山水易瀦而瀕于海而善下瀦即咽下即渫加之以浦陽建瓴之水而爲壑

于此稍暴漲即瀰漫而渫久而渴其爲舃鹵也久矣前此太守戴公曽過浦陽之枝流使之通浙江以殺其勢至是則鑿七堰而排浦陽而西之且壩于麻溪以截其西南之來然後爲閘三江口以豬渫全越之水咽即啓之渴即閉之其名三江閘者以此地本浦陽江入海之處襲故名也但其詳不可得聞其興築始末又略無可考遠求指示此亦諮諏獻老之一端矣舊牘中堂啓奏原有舉隱逸名賢之意而地震以後復從

敕詔中作一條款又監修入告祇以修史餘波相及不
成光景且監修亦驟爲之不卜于衆而足下則多以周
之義士相目疑沮者半大敬則惟恐其有他意急作書
戒勉彷彿山巨源之措詞者總之神龍不見愈高也其
原揣今年告歸而益都老師過愛之切爲聘一貧家女
爲後嗣計是以羇絆不果頃聞越中有詩文之選羣推
杜陵爲政甚善其雖戒詞句之學然食指猶動但此時
宋元惡習盛行長安某不憚直指其非幸羣公相讓不

敢抗爭此事得杜陵一振興之必有可觀特某遍游宇内恨無一真讀書人經學既已響絶而禮樂二字開口便錯偶與同館官論郊壇之禮訛舛百出即嘉靖議大禮一節雖未分題然倉卒語及便一鬨而散至館長以樂章配音樂下議則雖淹雅如吳志伊亦不能出一言相答某年已漸衰倘幸歸里妄思以殘年著禮樂二書以存一綫若雜詩雜文則筐篋尚多斷不敢出一字相質實薄之也來札少規語惟浮沉金馬一言爲好我之

切佩之紳帶不敢暫忘今

朝廷甚愛儒臣且

聖學最博洽稍有詞句必加

乙覽頃西南告捷同館皆獻平湖南平蜀雅頌而某無

一言其緘晦可知矣令郎買宅于越將來爲王謝後增

一寓賢吾越何幸得此佳蹟總之杜陵與越人投分深

耳三日前隨東海公游摩訶菴至昨始歸而真定司農

公又以碑文二通屬某捉刀因燈下草寄雜亂無敘總

與吴廣文論國風男女書

足下以國風多言男女之事且偏執國風好色而不淫一語以爲朱子註淫詩未必無意此殊惑也國風男女大抵皆風人寓言竝非實事且其事别有在如國風好色此寓言也詞也而不淫則别有事也幼時亦惑于朱子之説見國風無男女者亦似淫詩如十畝之間桑者閑閑亦謂桑者是蠶婦乃不幸而其言已行世及其既

悔之而以觀國風則凡彼美人兮有美一人皆君子人矣予避人至維揚姜滙思侍御巡鹽兩淮多結納名士時武寧侯王君蹈海門客高孝修跳身破産扞侯故家事而名久在刋章未落侍御聞其來預貯五百金待之予深感其事爲作寄寇詩見七古卷寓竚望之意以撫寧侯家妓寇白門事頗相類也山陰姜質甫見予詩急向埂子問寇白門消息直笑話矣後予避湖東籍捕幾及旅主人之子鄧論秀匿予别室且陰繼饔飱幾至波累予

作鄧老秀一詩見五絶卷論老聲轉託言憲禁客宿而旅主人之婦鄧老秀違禁請留以隱記其事此亦掩爾壺漿勿令之露之意也而江都宗定九實爲和鄧老秀詩十章此豈知予者讀國風者能于此通悟則庶幾耳

與閻潛丘論尚書疏証書

昨承示尚書疏証一書此不過惑前人之説誤以尚書爲僞書耳其于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谿竝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横枝矣尚書本聖經前人妄有遺

議者亦但以出書早晚立學先後爲疑未嘗于經文有不足也且人心道心雖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經文不是經文引荀子況荀子明稱道經則直前古遺文即易通卦驗所云燧人在伏羲以前實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又且正心誠意本于大學存心養性見之孟子竝非金谿姚江過信僞經始倡爲心學斷可知矣今人于聖門忠恕毫釐不講而沾沾于德性問學硬樹門戶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詆陸闢王之見存于

胸中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爲武然且趨附之徒借爲捷徑今見有以此而覬進取者尊兄雖處士然猶出入于時賢時貴之門萬一此說外聞而不諒之徒藉爲口實則以此而貽累于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願左右之闕之也至若學宮從祀則從來荒謬向與尊兄言廟學合一之陋孔子先聖稱名之謬極蒙許可至從祀進退則大不足憑漢世大儒如康成子政輩皆以神仙圖讖紛紛罷祀乃有受華山之書闡參同之祕指太

乙九宮爲洛書九類而公然與聖經竝傳者是以王草堂作聖賢儒史一書頗有訂証而足下偏執程敏政無學之説以爲金科陋矣鄙意謂尚書疏証總屬難信恐于堯舜孔子千聖相傳之學不無有損況外此枝節更爲可已何如不具

復高雲和尚書

高雲閉關如龍歸大海無可蹤蹟僕又病不能一顧獨念荷擔挈鉢未必無得力處雖闔戸静坐吾儒多有此

者然究非聖功此惟公家有此法耳若來字謂三生石上夜夢與僕聯句三生石正此間葛洪嶺也何不發關來一游之耶僕不識李源何許人而高雲道力不減圓澤相憶之切或見夢寐但僕生時先慈張太君夢番僧以度牒見寄醒而墮地太君心惡之而不言曁方馬兵敗僕髠首匿澤中太君撫首而泣始告以夢曰驗矣其後出走至少室已辦矣有關東賀凌臺先生之徒見予于嵩山市授予大學則其人僧也僕謂此授學之事一

生大節先慈之夢當以此時此事爲驗他皆不然特予少論學溺于儒說而至此而聞誠意去惡絕私利之念終身行恕與佛氏之行善與與人爲善大意本劇殊而未不甚悖因與佛門知識不大訣絕而見者不諒妄謂予再來原有根柢一如高雲之所云此僕久自揣南轅北轍彼此正相反儒之成已成物本順出佛之盡人盡已恰逆入僕之所僦在杭州公在高雲葛洪嶺非相見所也第隔江日久不無憶念舊冬臥病幾乎永訣夢寐

之勞雖至人或不免耳聞人居士望公久春又過半湖上風物漸就暄暖山中雖苦寒想可解衲何時惠來珍重并詢

答福建林西仲問韓昌黎一女兩壻書

昨蒙下詢韓昌黎長女兩壻之説據皇甫湜所爲昌黎誌云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䄉壻左拾遺李漢貟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是昌黎見存者三女惟長女已嫁李漢而次與三尚室女

也其有一壻爲樊校理不無可疑因有昌黎長女更嫁兩壻之說而解之者爲曲釋之謂誌文句讀不同樊所取者次女也所許嫁陳氏者乃三女也其文以次女三女爲讀而以未笄二字屬之許嫁之三女此亦尚論古人不厭忠厚之苦心第僕不謂然者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而昏禮與公羊傳亦皆謂許嫁始笄獨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亦有不必待許嫁者然是未許嫁而笄並未有許嫁而稱未笄者以古無幼

婚笄者許嫁之節也且昌黎三女竝非許嫁陳氏者也在昌黎死時三女尚幼無問名者故稱曰未笄而其後儼然有昌黎少壻見于太和開成之間考唐書蔣乂傳載乂子名系官右補闕爲權門所忌斥之在外竝及其僚壻李漢而系傳云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系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復坐李漢貶唐州刺史夫僚壻友壻者妻兄弟之夫稱也系得與漢爲僚友壻則必以三女爲配而因爲僚友此非許嫁陳氏者所能溷矣是以長女

壻李次女壻陳三女壻蔣明有分屬雖陳氏之壻無所
聞見他傳載當時朝官有欲改昌黎所作順宗實錄者
礙其壻蔣係李漢得以不改不及陳氏然不得謂昌黎
無陳氏一壻此易曉耳至于樊氏宗懿亦以壻稱則絶
無可考僕寓既無書且其事隱又無他書可以轉見第
就昌黎本集觀之其輯之者即漢也集首有序署隴西
門人李漢所譔而篇中有云漢辱知于公最厚且親且
親者以壻故也是昌黎死後漢方爲昌黎輯集敦子壻

之誼甚篤而謂其死前乃生奪其妻而予樊氏不然一也即昌黎集中載有中大夫陜州司馬李公墓誌名郱者即漢父也昌黎爲壻父作銘惟恐不著故于子七人之後不載他子婚娶而獨于漢曰漢韓氏壻也故以屬予銘其文在長慶元年是昌黎于壻父作銘尚自敦舅禮如是而甫越三載及長慶四年昌黎死而即云有他壻不然二也即云此之易壻本奪生妻非娶所改也是必女有他故而尊章遣之其歘在李不在韓故女雖改

適而壻誼如故則出妻大事其在史傳家誌竝無李邠出婦李漢改娶一語見于文間且昌黎爲邠銘時中及夫人此宜有微言隱詞略見大意而亦未嘗有片言存見棄之跡坦坦白白其不然四也且夫以人情之善移也漢既親與韓絶則雖與蔣系爲僚壻而名實不浹在旁人所窺伺者自應以漸而殺況漢歷仕官升沉已久其距昌黎死時已不知閲幾何歲而在人之忌昌黎與忌蔣系者必甘心于漢則其終始相膠漆而絶無離異

公然可知其不然五也若謂改嫁之例唐俗不嚴故昌黎許之宋即無是矣則又不然烈女不更二夫此前人之言不始自宋假使女果被出則出女改嫁前固有之又不始自唐是以顏氏家訓載曾子出妻事以爲蒸梨不熟姑薄其過所謂出妻令可嫁而國策有云棄婦不出里閈而人爭取之者良婦也則出妻改嫁古亦竝無或阻之者然而士大夫家必無其事況唐去古遠于伉儷頗重而昌黎又斤斤于學術焉見閨門雍肅不如宋

人其不然六也然而皇甫之爲文則可疑孰甚使無其事耶則一女而箸兩壻其文不通使有其事而需諱耶則又不必以兩壻複行但領一壻字而後所云次女三女者或略泯其數誰得非之且從來行文無連箸兩壻而異其字者皇甫爲昌黎門人縱不善文亦不必出此僕揣其意似昌黎有他女或羣從中外之子撫而嫁之所云撫女如已女者然實非其女也故于稱壻時特殊其字以别之而又以三女簡核其數使知此壻爲他壻

以爲此紀實非虛詞也然乎否乎按聟即壻字昏義釋文謂壻俗作聓後又更作聟揚雄方言聟謂之倩是也但此是古俗字故東觀漢紀風俗通博物志及後漢書註始有此字如光武與伯叔及姊聟鄧晨坐語趙岐爲馬融妹聟類皆非正經文字所用然則雅俗竝出或亦故爲此區分以示異乎此皆曲臆之不必然者皇甫妄文姑爲此妄解何如頓首

答章泰占問方百里書

接札閱近文五首甚佳此正時俗所稱第一流文即此已足頡頏廬陵且方駕曽王而上之矣但其極得力處總是濯淪于宋人之宿習甚深凡揣字絜句造意取息一唾一吸一行一站總有一見成膜胚于其中能破此而擺落之便能出人一頭地否則猶是未俔衣一健蛹也向與足下相見少但以爲精于舉業早受世知是當今高才生耳今知留心經學考辨得失兼能著力作古雜文此是吾黨一大干城驟見此喜何等矣第諸解經

處凡十八條多以顧亭林閻潛丘謬說雜釋此悉前時所駁辨過者但觀予從前說經諸錄便自了却此固不煩再為喋喋至為方百里條有方百里者萬里也語以未解來訊則在前儒原未解此即陳氏禮書作圖繪指畫仍是罔罔今請以紙上解之方一里者縱横一里也縱横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即横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即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横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為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

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横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故曰百里之國有萬井以方里一井也萬井之國有八萬家以一井有八家也此易曉耳或曰信此則舊稱千八百國勢必有一千八百萬里無此土矣且尚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先儒説此祇以縱横相距各五千里以為斷此何以稱焉殊不知此縱横相距但分指縱横言耳若以開方計之則縱五千里合之横之

五千當有二千五百萬里以二千五百萬里而止分一千八百萬里以爲國有賸里矣况伯七十里每國止須四千九百里二諸侯之國子男五十里每國止須二千五百里四諸侯之國原有不必盈萬里者乎故王制曰其餘以爲附庸閒田非虛語也惟審之不具

與黃棃洲論僞尚書書

日月不暫留而道路不加近何時是相見之日思之悶絕前接來札有議禮數則草草復過雖稍有商量終以

未能面請爲憾若僕所著喪祭二禮因急于成書而又畏紙貴不能自盡所欲言此非知禮如足下不敢向之爭得失也近保定李恕谷以問樂南來寓桐鄉郭明府署中因與桐之錢生曉城辨古文尚書真僞并來取証僕向雖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似朱文公與吳棫吳澄趙孟頫歸有光梅鷟羅喻義輩其指爲僞者皆自坐失據誤讀前人書處處訛錯誠不料諸公豪傑且欲詆毀先聖先王之書而竟出于此聞足下向亦曾指之

爲僞不知別有考據抑止此數也昨有老友謂尚書大序稱武帝敕孔安國作傳及傳成而安國遭巫蠱事因不果上此大可疑者史遷自序謂史記成于太初之年而安國之卒則在孔子世家末已記及之巫蠱起于征和年距太初以後尚越天漢太始兩號而謂安國能遭之非僞耶僕謂此則大序僞非尚書僞也且此仍自坐失據之言也大凡讀一書當辨其書之得失在于何所史記之失全在年月往往有一時而紀傳與年表各異

書有一人一事而紀傳與年表又各異時者毋論安國
遭巫蠱事非大序亂言在漢志漢傳荀紀隋書皆有之
不必深辨即以史記論謂其書終于太初竝不當及征
和後巫蠱事則史記酈商傳匈奴傳及衛將軍傳後公
孫賀公孫敖等凡以巫蠱族滅者皆征和後事而皆載
及之何也且自序既云述黃帝以來訖于太初乃又云
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夫麟止則元狩之號又先于太
初約二十年矣此時安國不知死否且此足據否人苦

不讀書及予其書而又不善讀足下聞此定不以僕言爲可怪且此頗關係僕將確求實據以一雪此案尊府多藏書祈不憚搜討以示一二何如慎後

與李恕谷論周禮書

尚書寃詞序說中林觀疑周禮來札欲易此語似以周禮非聖經有礙耳夫三禮名經固自無辭若謂聖經則自不可今天下攻周禮者衆總只周公之書四字害之周秦以前竝無周公作周禮儀禮一語見于羣書亦竝

無周秦以前羣書若孔孟老荀列墨管韓諸百家及禮記大學中庸坊記表記孝經所引經有儀禮周禮一字一句則周公不作此書明矣周禮非周公作何害大學中庸不知何人作其爲經自在也必欲爭周禮爲周公作大學孔子作則無據之言人將無據以爭之事大壞矣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禮惟非周公作非聖經然周人所言周禮即周之禮也其中雖有與春秋諸禮不甚相合然亦周禮也如公羊言禮全與左氏策書不相合

然亦周人之書也況周禮全亡所藉此一書稍為周備可為言禮考據若又排擊之則無書矣如此說周禮方是安當若謂周公作則雖始于鄭氏而祖之而表章之者王安石也人將以安石目之矣近姚立方作偽周禮論註四本桐鄉錢君館于其家多日及來謁言語疎率瞠目者久之囁囁嚅嚅而退然立方所著亦不示我但索其卷首総論觀之直紹述宋儒所言以為劉歆作予稍就其卷首及宋儒所言者略辨之惜其書不全見不

能全辨然亦見大概矣若儀禮非周公作且于三禮中倍加訛謬則予喪禮中所駁士禮者甚夥皆無理不足道此吏非周禮比也凡辨必有據方為無弊僕所辨亦無他人可語可商量然幼時尚有父兄師友偶相闡發今已絶矣僕記先仲兄嘗言先王典禮俱無成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便目為周禮此果周禮乎國家班禮法祇于象魏懸條件使里閭讀之已耳刑法亦然子産作刑書反謂非法即歴書一項闗係民用先王所謂敬授

人時與世共見者然亦只逐月頒布竝無成書如近代
歷本則他可知矣是以夏禮殷禮夫子謂文獻不足不
特杞宋原無文即舊來傳書亦祇得夏時坤乾一如韓
宣子之以易象春秋當禮書者如是則周禮五卷不必
周公作又是一証且此所言亦見讀書法思之思之

西河集卷二十